

李白诗
寻踪
⑧《长干行》：
描写思念之情，留下两个成语

□马睿

《长干行》

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干里，两小无嫌猜。十四为君妇，羞颜未尝开。低头向暗壁，千唤不一回。十五始展眉，愿同尘与灰。常存抱柱信，耻上望夫台。十六君远行，瞿塘滪滩堆。五月不可触，猿声天上哀。门前迟行迹，一一生绿苔。苔深不能扫，落叶秋风早。八月蝴蝶来，双飞西园草。感此伤妾心，坐愁红颜老。早晚下三巴，预将书报家。相迎不道远，直至长风沙。



今日瞿塘峡。新华社资料图片

些。“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，曰扬、益，以扬为首，盖声势也。人物繁盛，悉皆土著，江山之秀，罗锦之丽，管弦歌舞之多，伎巧百工之富。其人勇且让，其地腴以善熟，较其要妙，扬不足以侔其半”（卢求《成都记序》）。通过这些记述可见，当时巴蜀地区的商业发展程度位居全国之首。

长江流域的商业主要依托造船业和航运业，因此唐代造船的水平 and 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前人。早在唐朝初年，将作大匠阎立德仅在洪州（今江西南昌）一地即造“浮海大船五百艘”（宋祁《新唐书》卷一〇〇《阎立德传》）。到了唐朝中期，富商俞大娘麾下的商船比普通的大船又大得多，妇女分娩、老人办丧事、新人婚礼等许多活动都可以在船上举办，甚至还能在船上开圃种菜。船上有数百名船工，南到江西，北到淮南，每年只需往来一次便利润巨大。

当时，人们不仅能造出长二十丈、可载六七百人、载货万斛的大型船只，而且在船体结构方面也不断革新。当时，有一种“海鹞”船，两舷设置披水板（又称浮板、副舵、腰舵），好像海鸥展翅，可减弱风浪的横向推力，防止船只侧翻；同时，唐船还有了抗沉性好的水密隔舱结构。此外，唐人还普遍使用铁钉、桐油、石灰胶缝等先进的造船工具和技术，这为远程航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在唐代，财力雄厚的大商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商船多至船队，而资本弱小的中小商人则多雇船出行（又称赁船、佣船、僦船）。

商路艰险
妻子思夫亲往迎接

商人出门在外，亲人最担心的就是安全，而在万里长江上有三个地段最危险。

第一险是瞿塘峡。

瞿塘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山，东至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镇，全长仅8公里，是三峡中最短的一峡。虽然距离短，但瞿塘峡却异常危险。在西端入口处，两岸断崖壁立，高数百丈，宽不及百米，形同门户，名曰“夔门”，历来有“夔门天下雄”的说法；长江辟此一门，浩荡东泻，山高峡窄，仰视碧空，云天一线。峡中水深流急，江面最窄处不足50米，在山势的挤压下，江水奔腾呼啸，令人惊心动魄。从巴蜀下行的船只，稍不注意就会触礁沉没。

第二险是滪滩堆。

滪滩堆位于白帝城下夔门口最狭窄处的江流之中，从上游而来的江水一浪接着一浪呼啸而至，拍打出漫天浪花。刹那间，漩涡飞转，地动山摇，十里之外仍可闻雷鸣之声，形成长江上一道举世罕见的奇观——“滪滩回澜”。

每到冬季枯水期，滪滩堆便露出水面30余米，长20余丈。而当夏季丰水期，滪滩堆则沉入江心，最为危险。从晋代起，当地便流行有这样的歌谣：“滪滩大如象，瞿塘不可上。滪滩大如牛，瞿塘不可留。滪滩大如马，瞿塘不可下。滪滩大如布，瞿塘不可触。滪滩大如龟，瞿塘不可窥。滪滩大如鳖，瞿塘行舟绝。”这不仅形象地说明了滪滩堆在不同季节时的形态，而且成为历代船工千百年来遵行不移的安全守则。

第三险是长风沙。

它位于舒州（今安徽安庆），距离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七百里，古人称其“苦最险”（陆游《入蜀记》）。长风沙之所以危险，主要是由于这一段江面呈S形，连转两个急弯。罗刹矶、太子矶、拦江矶等礁石林立，有“九里十三矶”之称。加之这里又是大别山脉与黄山山脉形成的河谷风道，常刮大风。大风一起，江面沙尘弥漫，更看不清航道。

长风沙的北岸是一大片滩涂湿地，在丰水期，江面貌似宽阔，水流平缓，容易使人麻痹大意。往来此地的舵手，如果怕南边的礁石便容易陷入滩涂，为避开北边的滩涂又容易触上礁石，因此常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悲剧。

除此之外，长风沙的另一个“危险”之处就在于它既是暗礁密布的险地，又是一处天然的良港。早在隋朝时已有街市，唐代时又在此设置了“长风沙镇”，隶属舒州怀宁县，商铺、酒肆、客棧等比比皆是。白天，人流熙熙攘攘，客商接踵摩肩。夜晚，到处灯红酒绿，一派纸醉金迷。

像长风沙这种集险象环生与温柔富贵于一身的地方，在万里长江上绝无仅有。由此可见，李白笔下的女主人公之所以要到长风沙来迎接夫君，既担心丈夫在此不幸遇难，又担心丈夫在此寻花问柳，流连忘返。思来想去，实在放心不下，索性动身，亲自来接吧。而且妻子能亲自赶赴长风沙，既获迎接之贤名，又行监督之实效，实乃一箭双雕之举也！何乐而不为呢？

描写生动
留下了两个成语

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采石镇西北，有一处摩崖石刻，名叫“望夫石”。该石高一百丈、长五十里，滨临长江，距离金陵不远。传说，古时有人去楚地（长江中游）经商，很多年都没回来。他的妻子就爬上这座山，凭江眺望。久而久之，便化作了这块石头（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〇五《太平州当涂县》）。李白游览当涂的时候，还曾经写过一首《姑孰十咏·望夫山》。

刚结婚的时候，女主人公是“耻上望夫台”，连近在咫尺的望夫台都耻于前往，这说明她对自己的婚姻和爱情有

充分的自信。但到后来，却“直至长风沙”，竟然要提前赶到距离金陵七百里外的长风沙去迎接丈夫，这说明了其内心对丈夫的担心日益严重。心中到底是“迎接之情”多一些，还是“监督之意”多一些，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。可见，再坚贞的爱情也是有保鲜期的。

古时江东，称山陇间为“干”。长干里，是金陵秦淮河畔的两条巷子，一条叫大长干里（在今江苏南京中华门外），另一条叫小长干里（在今江苏南京凤凰台南），小长干接大长干（朱彝尊《卖花声·雨花台》）。出了巷西便能直入唐代长江故道，是古时金陵商人们的聚居区。每当商人们外出贸易，家眷便只能在家中苦苦等待。许多民歌便产生于这无尽的思念之中，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还广为流传（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七二《杂曲歌辞》）。长干之内吏民杂处，近水而居，所以习惯于不穿鞋袜，李白《越女词》中说：“长干吴儿女，眉目艳星月。履上足如霜，不着鸦头袜。”

在这首诗的开头，李白还留下了两个成语——“青梅竹马”“两小无猜”。

骑竹马，顾名思义就是用一根竹棍当马骑，这是古代儿童最简易的游戏之一。早在东汉初年，并州（辖域在今山西、河北一带）牧郭伋外出视察，抵达西河美稷（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镇北），就曾有数百名儿童骑着竹马来欢迎（范晔《后汉书》卷三一《郭伋传》）。李白在《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》中就曾“竹马数小儿，拜迎白鹿前”来歌颂宇文太守。

古人认为七岁左右的儿童最喜欢玩竹马游戏（小儿五岁曰鸡车之戏，七岁曰竹马之戏。张华《博物志》），三国时期的徐州刺史陶谦十四岁时还喜欢玩竹马游戏，邻里都认为他是个孟浪之徒（陈寿《三国志》卷八《陶谦传》引裴注）。

到了唐代，骑竹马的游戏更为流行，唐太宗甚至认为“土城竹马”是令儿童们最快乐的游戏（宋祁《新唐书》卷二三七《龟兹传》上）。在敦煌莫高窟第9窟东壁门南保存了一幅晚唐时期的壁画。画中的男童身穿花袍服，内着裤襦，足蹬平头履，跨下骑着竹马。男童左手扶着竹马，右手举着竹梢，作赶马状。头部微微左侧，用眼神与母亲交流，显得顽皮可爱。这幅壁画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唐代儿童骑竹马游戏的场景。

在古代，为了取水方便，人们常常把井开凿在庭院中。为了保护井壁使其不塌陷，同时预防老人或小孩失足跌入井中，人们会在井的四沿安装一圈栏杆。而早在战国时期，贵族睡觉的彩绘漆木床通常也有一圈木板（贺官保、黄士斌《信阳长台关第2号楚墓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1958年第11期）。由于床栏和井栏的形状相似、功能接近，久而久之，唐人便把井栏也称之为“床”。

李白笔下的男主人公一手握着竹马，一手以青梅树枝当马鞭，围绕着井栏追逐女主人公，嘻哈打闹，宛如一幅动人的图画，令读者不禁浮想联翩，仿佛身临其境。

李白真实地记录下了女主人公从童年的天真，到新婚的羞怯；从短暂的蜜月，到长久的离别；从千里之外的担忧，到忽见蝶舞的伤感；从初期的自信，到后期的迎接……从瞿塘峡到滪滩堆，又从滪滩堆到长风沙。她的心儿一直随着滔滔的江水顺流而下，只有亲眼见到心爱的郎君完好无损地站在自己面前，久悬的心才会放下。

诚可谓：“心随江水流，有你才有家”。

艺术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。李白出生于商人家庭，父亲李客常年在外经商，平时主要是靠母亲留在家中照料李白和妹妹李月圆的饮食起居。母亲辛勤劳作的身影、对父亲的思念和担忧之情，在李白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正因如此，李白对商人家庭的妇女有着特殊的感情，他笔下的思妇诗总是尤为动人。

“扬一益二”
唐朝成都商业发达

在《长干行》中，李白以商妇的口吻描述道：我在刘海刚刚超过额头的年纪，便与你在门前做折花游戏。你骑着竹马，手拿着青梅绕着井栏追逐我。我俩同在长干里居住，相互之间没什么猜忌。十四岁时嫁给你，害羞得没有露出过笑脸。低头对着墙壁角落，一再呼唤也不敢回头。十五岁才开始舒展眉头，愿意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常抱着至死不渝的信念，耻于登上望夫台。十六岁时你离家远行，要经过瞿塘峡、滪滩堆去做生意。五月水涨是滪滩堆最危险的时候，两岸猿猴的哀啼声传到天上。门前是你离家时徘徊的足迹，已全部长满了青苔。青苔厚得难以清扫，秋风早早地吹落了树叶。八月里，一对黄色的蝴蝶双双飞到西园草地上。我因此而触景伤情，担忧自己的容颜很快就会衰老。你什么时候要回家了，预先把家书捎给我。我来接你的地点不会太远，只到长风沙就好。

唐朝的商业非常发达。唐高祖时，富商郑凤炽（一作邹凤炽）家产不可计数，邸店园宅，遍布海内。唐玄宗时，京城富商王元宝，以金银叠为屋，壁上以红泥泥之。四川地处长江上游，“国家富有巴蜀，是天府之藏，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，邮驿所给，商旅莫不皆取于蜀，又京都府库，岁月珍贡尚在其外”（陈子昂《上蜀川军事》），商业就更加发达。

长江流域历来是粮食、茶叶、盐、瓷器、绢布、丝绸、铜器等重要商品的主要产地，长江沿岸的成都、扬州、苏州等地也成为了当时最繁荣的商业城市带。其中最著名的则要数扬州和成都了，史称“扬一益二”，而这两个城市恰好是长江商业带的起点和终点。虽然扬州排名在成都之前，但实际上成都还要更繁荣一